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 
第十回 弭舊憾以直報怨 篤親情本經行權

話說賈政走到書房，林之孝進來，重新磕頭。賈政道：「已說過了，你回何事？」林之孝道：「方才衙門聽事的來稟，明日有奉旨三法司會辦事件，請老爺早到衙門去。」賈政說：「你沒問辦什麼事？」林之孝道：「聽說錦衣府趙全拿問了，大概是這件事。」賈政聽了，就沒言語。天下不可定者，最是狹路之逢。只說在時道得為時，橫著膀臂，任意行去。惟圖自己快意，不管別人甘苦。這「恩怨」兩字，任是古來多少大豪傑，皆不能以釋。然漂母千金，寺鐘飯後，猶其顯也。那知天意深微，不可思議。到頭來，灣灣曲曲，無不碰在手內，才悔從前做事，何不稍留餘步，寧不晚乎？即如這趙錦衣，當日查辦寧府時，一味刻求。若非北靜王、西平王二位上頭罩著，賈政事就不可問了。誰想到今月犯事，恰在賈政案前定罪？

聽了林之孝話，賈政所以不言語者，有兩層意思：第一層道好還，這廝偏在手內定其重輕，將素月不平之氣，可以發洩。卻又轉念一想，我之居心，諸事厚道，從無刻薄待人。況為朝廷公事，若先存一私見，是用朝廷之法濟我之私。這便如何使得？到明日必定屈法救他，做那矯枉過正的事固不必為，要白干情酌理，量其罪而設其科，這也兩無憾了。賈政只這個意見，便非常人所及。

過了一夜，天才明，即坐車到都察院衙門去了。派的辦案御史早在衙門候著。只到散朝後，左都御史文之蔚文大人才坐轎來。賈副都同著各御史，皆忙忙迎將出來。文大人到了堂上，參見過，二位大人上坐，眾御史在旁伺候著有話吩咐。茶後，賈副都說：「咱們快吃飯，也該往刑部會審去了。」文大人說：「很是。」就端上飯來，大家吃畢。賈副都也換了轎，尾著文大人後，帶辦案的御史坐了車，就往刑部裡來。

剛到大門，大理寺正卿汪大人、少卿揭大人也同到了。文大人同賈副都坐了轎，直到堂上，才下了轎。刑部司官早已接著。忽見大理汪正卿、揭少卿皆坐車進來。候齊，隨序爵走上堂來。刑部尚書尹大人、左侍郎葛大人、右侍郎尉大人接出堂來。文左都說：「今日偏蒙召見，來遲。諸位大人候久了。」尹尚書說：「早哩，大人來的不晚。」邀上堂，各見過禮。汪大理係尹尚書門生，重又行了師生禮，序位一齊坐下。文左都道：「今日會審，奉密旨單行。貴部、敝衙門均未得的信，不知所辦何事？」尹尚書說：「有個孫兆祀，是世襲的武職官兒。當年孫振業領過帑項，銀利已數十年了。昨日戶部查起這項帑銀，孫家乾沒，有二十多年並未繳利。前日奉旨抄辦，不能符數。昨奉旨將孫兆祀交三法司嚴審，究擬具奏。人犯已齊，咱們也該取暴，定擬覆旨。」眾位大人齊聲道：「大人說得是。」

就點鼓升座，皂役取威威堂，承行吏將文卷抱上案來。尹尚書、文左都、汪大理當中參坐，左右侍郎、左副憲、少大理皆兩旁側坐。尹大人吩咐帶犯人上來。兩邊皂役響一聲喊，站堂吏叫聲：「提犯！」只見兩牢監獄提牢官，同一伙青衣皂快，拉著大鐵鎖，帶上個蓬頭垢面的孫兆祀來。帶到丹墀，提牢官打千稟道：「犯人到！」尹大人一搖首，那提牢官就站起，一旁伺候。尹大人說：「帶上來！」提牢官就把孫兆祀領來案前跪下。尹大人問道：「你是孫兆祀麼？」下邊回道：「犯人是。」又問道：「孫振業是你什麼人？」孫兆祀道：「是犯人的故去爺爺。」尹大人道：「既是你爺爺，領帑營運，為何不將利銀年清年款，竟拖至二十餘年？這不是乾沒帑項嗎？你爺爺雖死，據來文，你父親又早沒了。這銀不是你侵欺了可是誰？你快實說，我要動大刑哩。」孫兆祀初尚抵賴，文大人說道：「那還有何支飾？現已二十多年，利未繳楚，只怕你連帑本也是有心侵沒的。不動刑，如何肯招？」

賈政看見孫兆祀年紀尚輕，如何受得大刑？因插口提他一句道：「孫兆祀，你別糊塗！事關帑項，如何抵賴得去？但問你，這項銀子，你家領去作何營運？是你自己經手嗎？如何將利息你獨吞享，難道連命都不顧了？」孫兆祀聽了此言，便覺有個主意。因朝上磕頭道：「犯人家受國厚恩，當年祖上領這帑銀，原辦銅運。連次遭風，我爺爺為此嚇死，我父孫繼祖少年故去。那時犯人年未及歲，這項帑銀皆係犯人的家人卜其昌、伙計王世儀領去營運。犯人家被抄沒，不敷官項。此時犯人亦顧不得人，只求大人開恩，傳問他二人便知的細了。」

汪大理聽了此言，便向尹、文二位大人說道：「孫兆祀年幼，事未經手，想是實的。如傳卜、王二人到案一問，帑項有著，就覆旨。便也不是紙上空談。未知二位大人以為可否？」尹大人說：「使得。且押下孫兆祀去。一面提卜其昌、王世儀來問。仍須一面將現辦情節先請一請旨才妥。」文大人說：「大人所見甚是。」當將孫兆祀仍發南牢監禁，即具折人奏，並差刑部值日頭役持票去提卜二人。眾位大人各散回府。

賈政此來，原想著辦趙錦衣的事，卻轉將孫兆祀審了一回。隨差的當人，打聽趙全果否無事。轎子到府，才到書房坐下，打聽趙全事的人已回來了。稟道：「趙錦衣貪婪不職，奉旨抄家拿問。交軍機處，會同刑部治罪，已定了軍罪，去請旨了。」賈政點點頭，那人退去。賈政遂歸上房安歇。

大凡衙門的事只寬緩得一步，便有輾轉。孫兆祀虧賈政一句話提醒，卸肩卜、王二人身上。這事便可挽回。孫家原是大族，孫兆祀雖在獄中，當家的能事甚多，連日將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各問官皆走順了。不半月，將卜其昌、王世儀拿到，訊供皆串成一詞。供稱：「此事因孫振業已沒，海運遭風，資本虧折。累年皆係我二人經辦。因孫兆祀年幼，應歸利款未經催辦，遂圖延挨拖混。今被查出，情甘認罪。」三法司遂奏：「將二人家產查抄。並著令孫兆祀、卜其昌、王世儀將應交利款，令其加倍補還。並將卜其昌，王世儀擬徒，孫兆祀雖係領銀之本支，但年幼，實未經手，亦查無乾沒情事。除家已抄辦，再將孫兆祀革去頂戴，擬杖完結。具奏。」奉旨：「依議。欽此。」

孫兆祀家雖被抄，尚多隱匿，仍可度日，不甚艱苦。因感念賈政提救之恩，深悔從前做事太不近情，且待迎春過薄。自己痛恨了一番，次日即到榮府來跪門相謝。賈政已吩咐了，不許替回。包勇即用好言將孫兆祀打發去了。此亦可為處世刻薄者一鑒。

卻說賈環自從王夫人將彩雲給他屋裡伺候，王夫人便把秋紋叫到屋去，補了彩雲之數。那賈環從此收心，又在三通館辦個謄錄。這纂修官正的就是曹紫廷，副的關杰，又是賈蘭鄉試同年，相待甚好。便日以正事為務，把從前那伙匪友如賈芸、賈薈、王仁之輩，就日疏了。

賈環雖不與為徒，想那忍將親外甥女兒賣與外藩做婢，只要錢用的王仁，這樣人何事卻不可為？一日賈芸在家實無可營，因來找著王仁，意欲設一賭局，稍資餘潤。二人遂習賈珍舊智，邀了賈薈，雖請不起有權有勢的人局，仗著寧府的旗號，也就局騙三兩個富而不甚好禮之人。轉在王仁家裡開賭，後有半月，連抽頭兒帶用鉛殼星牌，及壓寶的轉心盒子，約贏了有百十餘兩。誰知中間就鬧出事來。

賭中一個開生藥鋪的兒子，叫車進才，一個開雜貨店的姪兒，叫過其祖，素係泥腿，連日輸有二三百兩銀子。那日為個骰子，就要鬧事，大伙勸住了，遂改了局壓寶，壓到掌燈以後，車進才暗暗將那付骰子藏在腰裡。這一盒子他壓個么，臨開盒時響了一聲，紅卻在四。他便動疑，將嘴向過其祖一呷，過其祖把燈台拿起，照著做盒子的賈芸腦蓋打過來。賈芸把頭一躲，叫蠟千紮了一下，淌出血來，就暈在地下。賈薈、王仁上前急救，車、過兩個泥腿就著忙亂，拿著鉛殼跑到兵馬司裡首了賭，說：用鉛殼子局捆，贏了他倆銀子七八百兩，「回不得家，求老爺恩典。」王仁家裡才將賈芸打的傷處敷上刀瘡藥，用布包好，喝回酒，就睡看了。賭具尚未收拾清楚。

天才亮，只見門上人進來回道：「外頭有兵馬司公人要見。」賈薈驚醒，說：「不好了！這兩個猴兒崽子首了賭哩。說不得水來土掩，咱們打場辟司罷。」王仁說：「咱的骰子怎不見了？」賈薈說：「不用說，一定是他倆拿去報官了。」王仁只得出來見兵馬司差人，問：「什麼公幹，到我草舍？」差人就把兵馬司的花邊信票取出，就要用鎖來拴王仁。裡邊走出賈薈，說：「好弟兄，不要如此，請裡邊坐。有何事體，說明再辦。」差人說：「很使得。」就一同走進外客位來坐下。賈薈說：「請尊票一看，我們自

有道理。」差人便將票子遞過了。票上是何言語？上寫著：

北城兵馬司正堂司馬，為局賭伏毆事，案：照車進才、過其祖喊稟，局家王仁用鉛骰連日拈賭，將身等血本七百六十兩銀子贏去二百兩，身等看破骰子弊竇，同伊理論。遂有伏局賈芸、賈蕃及不識姓名十餘人，將身攢毆，有傷可驗。並將身等餘銀五百六十兩，公然奪去。身等冒死搶得賭具，現有鉛骰可證，叩天拘究等因。到司為此，仰役立刻鎖拿局家王仁，伏局賈芸、賈蕃到司，訊明詳辦。其不知姓名之人，即著王仁交出。

去役如敢遲延賄縱，查出責革不貸，速速！須稟。外開：「原稟人車進才、過其祖。被稟局家王仁，伏局賈芸、賈蕃。攢毆不知姓名十餘人。」旁注：「著王仁指出。一證據：賭具鉛骰。」後寫年月，上蓋著印，差是朱標林蔚、謝魁。

王仁見了票子，魂都走了，倒是賈蕃有些識見，說：「王大哥不用忙。官府既已出票，差來的皆是好相與。快去備飯，我們這裡人被他打傷，他倒先發制人，咱們有官司只管打，斷乎不可輕待了持票的朋友。」二位差人聽了，說：「我們老爺法度利害，倒是快些投到，我們不敢領飯。」賈蕃見差人是要錢口氣，即向王仁耳邊說了幾句，王仁就要進去。差人說：「你去不得，倘走了，我們何處奉請呢？有什麼事，倒是這位賈爺不算正身，我們或可從權些。」王仁無奈坐下，賈蕃遂起身到後邊，稱出三十兩銀子，又是四兩給隨差的，拿進書房來。說：「些微薄儀，聊當一飯。所有差敬，後再補送。」

差人見了銀子，就說道：「賈爺這樣闊達，我們倒要領情。但這官司，我們得了禮物，就是一家。咱們老爺最惱賭博，尊處若無人情，只怕要吃虧哩。再，我等差費你們找給若干，但有承行的查師傅，你們不得安頓嗎？」賈蕃說：「二位如此相待，我們如何敢輕？」願再備五十金，以博一笑。至查師傅處，尚求二位指教。」林蔚向謝魁說：「謝大哥，你看賈爺真是朋友，咱們就吃點虧，做個相與，有何不可？」謝魁說：「兄長當應就應了罷，小弟尚有何。詞。」林蔚便向王仁道：「王老兄，你別裝呆。這張票我們原指望二百兩頭哩。因這位賈爺說話透露，是個梗梗兒，我們才如此應了。」便對賈蕃道：「查師傅你可備十二兩銀子，同我一給就完了。你這也省多著哩。但這人情你可連忙去求，我們先同王兄到衙門，明日飯時候教，不可誤事。」說著連飯也不吃，就帶著王仁去了。

賈蕃進內，遂與賈芸商量要求賈璉。因前日巧姐兒那件事，實在難以啟齒，要求別人，又無門路。想了半日，倒是賈芸想起，說：「何不叫王大嫂子進榮府求他姑姑。倘或肯了，有何辦不來的事。」賈蕃等與王仁原是內外不避的，就將「王仁被兵馬司差人鎖去，性命不知如何，我們皆在璉二爺手裡有不到處，難以替辦。今為事急，只得你到府裡見太太主夫人苦苦一求，或念姑姪情分，救一救他，這是天大的造化，此外也別無法。」王仁的家中展氏人頗醇謹，心裡亦不甚糊塗，聽他丈夫被官府鎖去，心內著急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坐了輛車到榮府來。

那天已午錯，門上林之孝認得是太太的姪兒媳婦，不敢攔，領進去，回明了話。王夫人叫玉釧兒領進房去。展氏一見王夫人，就跪下去磕了個頭，便哭了。王夫人拉起來，說道：「你有何委屈，值得這麼樣著，坐了再講。」秋紋就端上茶來，展氏喝了茶，就說道：「太太跟前，姪婦不敢說句瞎話。我那王仁，乾素從不務正，勸他勸，被他打了數次，這是太太曉得的。幾日前同著這族裡的蓄爺、芸爺到家裡擺局，我才開口要勸，他就打我一拳，如今姪婦臉上尚帶著青，這也罷了。誰知被同賭姓車的、姓過的，在兵馬司首了賭，告下來了。今日一早差人把他鎖去。姪婦聽得蓄爺說，有什麼鉛骰，連性命怕不保哩。姪婦著急，來求太太，千萬看祖上一本的情分，救他救罷。姪婦只有磕頭謝太太呀。」說著又哭了，就磕下頭去。王夫人重行拉起，說：「這王仁做事，太也情薄。叫他到兵馬司受點罪兒也好。我可沒法救他。」

正說著，寶釵一步進來，替展氏問了好。王夫人道：「你看這王仁，如今又局起賭來，為了事鎖到兵馬司去，真是打嘴現世的東西。你展嫂子來叫我救他，我感他那販賣外甥女的好情兒，可不有這麼大工夫。」寶釵又問了展氏一遍，便向王夫人道：「太太這可怎麼樣呢？王大哥到底不是路人，又礙著有咱們族人，傷了體面，就是太太心裡也不舒服。還求太太看長些，別替王大哥一般見識。就是展嫂子情形，也可憐的。太太還當請璉二哥來，從長商個主意才好。」王夫人聽了寶釵所言有理，遂說道：「你可邀你展嫂子在你房裡去坐，就留他吃了飯，再聽我信罷。」寶釵遂同展氏去了。

王夫人正要去請賈璉，那知璉二爺因周家要娶巧姐，已是九月初頭了，正進來要回王夫人話。玉釧兒說：「璉二爺來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請來！」賈璉早進房，請了安，喝過茶坐下，就把巧姐兒事周家要娶的話備細說了。王夫人說：「該這麼辦，不可簡略，看人笑話。」賈璉道：「回過太太，姪兒就如此安排了。」說完，就帶要走的意思。王夫人道：「且慢！我正要事要請你說說哩。」賈璉忙問道：「太太有何事？」王夫人便將展氏來說的事，仔細說了一遍，便要叫他設法。賈璉道：「提起這王仁，叫人惱的了不得。太太別要管他，使他受個罪，也知有天理循環才好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亂肚雞腸，便量小了。他雖做人不好，咱須念木本水源，豈同路人？袖手不救，如何使得。況有咱族中的蓄兒、芸兒，豈不關係臉面？你再想想。」賈璉遂即改口道：「太太說的是，這是姪兒見的偏了。然此事卻容易辦。這北城兵馬司司馬駟與蘭哥兒鄉試同年同門，最是相契，若叫蘭哥兒一去，再無不妥。只是蘭哥兒此時尚在衙門未回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很好，你就同蘭小子商酌了辦罷。」賈璉答應道：「是。」便走出外邊去了。

傍晚，賈蘭回來，賈璉即將王夫人所言告知，賈蘭不敢違王夫人意，仍即坐車到兵馬司會了司馬同年，將此事托他照應，從輕發落。諒這小事，有何難說。司馬駟滿口應允。賈蘭回來，覆了王夫人命。

那展氏得知此信，替王夫人又磕了頭，到李紉處謝了，又謝寶釵，才上車回家去，說與賈蕃、賈芸。二人得信大喜，第二日就來司裡投到，同林差人送了查承行的禮，大家甚是歡喜。

卻說開藥行的車四有個姐夫叫冷廷訾，平素慣走衙門，聞知內姪在兵馬司滾了賭博事，雖站得住，但官斷十條路，如不安頓，恐臨期問虛了，弄成反坐，便不好了。素與查承行相好，就托他打關節。誰知內有先人之言，到門上就碰出來，查師傅知是榮府情分，便與冷廷訾說了。冷廷訾遂與車四、過念二商量：「這官司打不得了，須和息才保無事。」時值北城新察院到任，差人遞了投到稟單，內裡未標審期，總得賀過察院喜，參見了，方掛牌審理此案。

到了九月十二吉期，周舉人騎馬到府親迎，花炮鼓樂，備了簇新的花轎，熱熱鬧鬧，來娶巧姐。榮府頭三天送過嫁妝什物，甚是齊整。迎娶這日，又請了三姑爺、薛蝌二位陪客。酒筵豐盛，禮節周匝。周巧姑爺年紀二十一歲，人品秀雅。賈璉甚喜，會著賈蘭談了一會，二人著實相得。後來姊舅認了師生，常送文章叫賈蘭筆削，以備揣摩。這是後話。

當日周舉人娶了巧姐到家，這裡送親就是三姑爺、賈蘭，周舉人雖是鄉居，卻無鄙吝氣象。門庭潔淨，院落寬綽，待人更是齊備。席散，又到巧姐房中坐了坐，方才回去。從此巧姐就是周家的人，也就完了事。只把個平兒想起璉二奶奶，哭個動不得。

再說冷廷訾，因見兵馬司掛出牌來，明日晚堂要審，恰有個邢大舅，也是王仁一黨，素與冷廷訾認得，彼此談及，要將此事和息，不得一通氣的人，邢大舅隨應了管王仁的事，冷廷訾也主了管車、過那邊的事。大伙說開了，衙門各自料理。先見了面，兩下本是好相與，後日仍要一塊兒飲賭，原不難說。隨料理了衙門，寫了和息呈子，說道：

車進才等喊控王仁等一案，理應候訊，何敢妄瀆？但實在那日原是會期，並非賭博，情因車進才藥舖生理，賣藥本短，請了二十人作會相幫，每人出三十兩銀子，湊銀六百兩。車進才頭會用去。以後搖了數會，連利共銀七百六十兩。此會該王仁家擺席搖，大家會已搖餅，多飲了幾杯，賈芸醉了，同車進才口角，過其祖幫著車進才，王仁、賈蕃袒了賈芸，就交手打起來了。經會中人勸開，車進才等遂以拈賭攢毆控案。身等皆屬至親，不忍坐視其口角微嫌，遂成重訐。既已調楚，兩造俱各無詞，情甘息事。所稟搶銀七百六十兩，即此會項。骰子亦搖貶所用，並非鉛做。為此仰懇天台，恕其小餅，予以自新，恩准和息，則感戴洪慈無既。等語。

遞了息呈，兵馬司受了賈蘭之托，亦思將就完事，見這和息，不便就准，因淡淡的駁了一駁。冷廷訾是懂竅的，遂又懇切遞了一張。次日即批出，准息票銷，並取具兩造改過甘結備案。

王仁這件事才算完了，贏的百十兩銀子尚不夠用，把己囊還費了許多。若不虧了情分，雖不問成徒罪，管你宦後不宦後，這頓板子再也脫不過的。這便是王夫人篤厚親誼處。王仁頗亦知感，到府來謝。又叫王夫人說了幾句，王仁亦覺得不好意思的。又謝了璉二爺及蘭哥兒，才慢慢的去了。這件事賈政並不知道。